

普陀山佛學叢書

# 遺教三經箋註

◎ 丁福保 撰    ◎ 善悟 點校

外二種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普陀山佛學叢書 主編 會聞

丁福保 撰 善 悟 點 校

# 遺教二經箋註

外二種：高王觀世音經箋註

孟蘭盆經箋註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遺教三經箋註:外2種/丁福保著.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 7

(普陀山佛學叢書)

ISBN 978-7-5675-2383-8

I. ①遺… II. ①丁… III. ①佛經②《遺教三經》—注釋  
③《孟蘭盆經》—注釋 IV. ①B9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字(2014)第 173112 號

普陀山佛學叢書

## 遺教三經箋註(外二種)

著 者 丁福保

點 校 者 善 悟

特約編輯 鍾 錦

項目編輯 龐 堅

裝幀設計 上海紅邦品牌營銷傳播聯合機構

封面題字 華人德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 郵編 200062

網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電 話 021-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62572105

客服電話 021-62865537 門市(郵購)電話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網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浙江臨安曙光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889×1194 32 開

印 張 8

字 數 14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

書 號 ISBN 978-7-5675-2383-8/B·873

定 價 2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熠

(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質量問題,請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調換或電話 021-62865537 聯繫)

《普陀山佛學叢書》編纂委員會

顧問

忻海平

道慈

邱平海

潘德榮

主編

會閒

編委（按名氏音序排列）

陳宏成

黃曙輝

會閒

界定

戒修

淨妙

淨旻

羅顥

門肅

能進

如義

沈小揚

通了

惟航

心舉

信光

星月

袁德新

源流

湛空

張曉林

智宗

鍾錦

宗慧

宗柱

## 《普陀山佛學叢書》序一

在佛教文化中，有一樁很值得自豪的事業，就是典籍的整理。佛教典籍，作爲三寶住世的重要載體，自來受到教界、學界和廣大信衆的珍視。在佛陀涅槃後不久，就開始了第一次結集，可以看作是佛教典籍整理的源頭。從此之後，結集不斷進行。同時，佛教典籍也在增加——大乘經典的出現，諸類註疏的繁興，後世著述的湧現，儘管數量巨大，也都得到不斷地整理。只要看看各種不同的大藏經，就可以知道佛教典籍整理的成果是何等豐碩了。

這些整理工作的成績絕對令人驚歎。首先，佛教典籍整理的工作遍及寬廣的地域，產生了包羅宏富的藏經體系。世界上現存的大藏經有巴利語、漢文、藏文三大體系，有巴利語、漢文、藏文、西夏文、蒙文、滿文、日文七種文字流傳。這還不包括只剩下少數零散貝葉本或紙寫本的早期梵文經典，以及雖有刊刻卻未見傳世實物的契丹文大藏經。即使在世界文化史的範圍內，也很難看到如此宏富的典籍體系。其次，佛教典籍整理的工作貫穿着長久的歷史，各種體系的藏經都在不斷地完善着。就漢文大藏經來說，至遲在隋代，初期的手寫大藏經已經流傳。同時還有石刻藏經，如房山雲居寺就保存有從隋至明的各類石刻經版一萬五千餘塊。印刷術的發明，使得北宋初年就出現了第一部刻版大藏經——《開寶藏》。此後，我國歷代官、私

所修的大藏經，目前已知的計有二十一種。在國外編印的漢文大藏經也有九種：朝鮮的《高麗藏》初雕、再雕兩種，日本的《弘安藏》《天海藏》《黃檗藏》《弘教藏》《卍字藏》《卍字續藏》《大正藏》七種。目前，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正在分別編纂的《中華大藏經》和《佛光大藏經》，都力圖成爲能夠體現最新水準的新版大藏經。在我國沒有任何一部典籍彙編，具有大藏經這樣不斷完善的歷程。比起數十部大藏經來，名聞遐邇的《四庫全書》顯得孑然孤立。

透過這些整理工作，使我們看到一代代佛教典籍整理者的虔敬和匠心。他們的虔敬，使得藏經的整理完全不藉外緣。俗話說，「盛世修典」，典籍的整理總需要一個太平盛世提供種種物質的支援。但是，藏經的編修卻並不如此，即使在亂世，這個工作也不曾停頓。信仰給予了這個工作無量的支持，人世的滄海桑田又何足搖動？他們的匠心，卻又使得藏經的整理最爲善用外緣。只要利於佛教典籍的流傳，他們無不擇取。貝葉上，紙帛上，碑石上，佛教典籍無處不在。我們在最早的紙質印刷品上看到的，是佛經。我們現在能夠利用的最爲完善的中文典籍電子檢索系統，是大藏經。他們從未錯失時運所賦予的機緣。

正是有了他們的努力，佛教典籍得以大批保存，使後來虔誠求法的信衆得以親近法寶。「感恩」二字，對於他們實在顯得太輕太微薄。也許，最真切的「感恩」，應該是繼承他們的願望，將佛教典籍整理的工作隨着新的機緣不斷推出弘揚。就是出於這個信念，我們中國佛學

院普陀山學院啟動了這套《普陀山佛學叢書》的編輯工作。

我們首先希望能夠繼承前輩們編修藏經的傳統，盡力搜集整理未曾入藏的佛教典籍，逐步完成一個較為系統的藏外文獻彙集。陸續進行近現代佛教典籍註疏系列、巴利文梵文藏文佛教典籍翻譯系列、近現代佛學名著系列、海外佛學名著系列等的整理刊印，從多方面、多角度拓展藏經的內涵。

我們對於佛教面向新時代的機緣，也有一個自己的理解。儘管佛教一直給予中國文化以深遠的影響，但是佛學仍然需要走入中國學術的中心，發揮更為關鍵的作用。或許，這就將出現在這個時代。爲了將佛教典籍整理引向學術路徑，我們有意展開如下工作：重視佛教典籍的版本價值，推出佛學善本叢刊；以觀音、天台宗文獻爲核心，對入藏典籍進行標校整理，提供既符合古籍整理規範又便於閱讀的新版本；編輯整理當代海內外的佛學論著，關注佛學研究的最新動態。

我們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也將圍繞佛教典籍整理展開自己的教學科研，組織力量對重要的佛學典籍進行註釋。嘗試以乾嘉學派的客觀實證方法研治佛學典籍，提供能幫助讀者進一步深入理解佛學的可靠讀本。我們期待這一註經工作，能夠成爲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的長期學術事業。

當然，這個設想是過於宏大了，也遠遠超出了我們目前的實力。但是發一個宏願，必將有一份動力。我們相信，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一定能夠為佛教典籍的長久流傳做一份貢獻。何況，普陀山自來就有的文化傳統，衆多善知識的熱心參與，都給了我們信心。同時，我們也熱忱期望，有更多的同道來參與這個事業。

法門無量誓願學。學佛法，必然從典籍開始。整理佛教典籍，將是我們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義不容辭的責任。

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院長 釋道慈\*

述於普陀山普濟禪寺 二〇一三年四月五日

---

\* 釋道慈，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浙江省佛教協會名譽會長，普陀山佛教協會會長，普陀山普濟禪寺方丈，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院長。

## 《普陀山佛學叢書》序二

《普陀山佛學叢書》即將出版，我由衷地感到欣慰。我以為，這件事的意義遠不止出版了一套叢書，而是從中體現了普陀山佛教文化發展的新面貌。

普陀山承擔着半個亞洲的信仰，其得天獨厚的地位，帶給我們的不僅是自豪，也是責任。編纂《普陀山佛學叢書》，體現了普陀山佛教協會對於發展普陀山這一不容推辭責任的主動擔當。在當今社會條件之下，佛教發展越來越需要提升文化的內涵，著書立說應當成為振興正信佛教的一大重要任務。普陀山佛協在推動普陀山發展的過程中，始終將文化置於自己的視野中，是迎合時代主題的。擔任叢書編纂任務的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也切實貫徹了佛協的精神。在他們的叢書構劃中，既有特別編輯獨具普陀山自身文化特色的《觀音藏》的願望，也有全面整理佛教文化典籍的抱負。而且，不止於對佛教文化典籍的整理，也發心以整理典籍為核心展開自己的學術事業，服務於佛教的弘揚。我相信，他們的這項工作，必將積極促進普陀山的文化建設和未來發展。

這是普陀山發展中喜人的新面貌。之所以我非常贊賞並樂意支持他們的這項工作，是因為這項工作的意義特別重大。理理紛繁萬千的思路，想到要處理好的兩個辯證關係，也寫出

來，大家共勉。

我首先想到的是社會和文化的關係。可以說，我們中華民族正在穩步走向全面復興的道路上，舟山也已走進「新區」時代。前所未有的社會條件給予文化發展一個最佳的契機，佛教界當然也不例外。面對如此良好的社會發展機遇，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感到珍惜，想到回報。社會和文化之間存在一個辯證關係，社會給文化提供條件，文化也會促進社會的完善與發展。我們理應通過佛教文化的弘揚，為社會的完善與發展盡心盡力。普陀山的佛教界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普陀山已經超越了「香火興廟」的時期，應該認真考慮「文化興教」的問題了。發掘佛教文化對於當前社會建設的積極因素，逐步消除「香火興廟」時期的消極因素，是佛教界在完善自身形象，促進社會發展過程中必須率先予以關注的。我看到在叢書的字裏行間，對此有所意識，有所覺悟。

還有傳承和發展的關係。叢書畢竟是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的學術工作，文化自身的意義還是應該突出的。對於文化來說，傳承和發展也是辯證的。發展以傳承為基礎，傳承以發展為目標。我們不能急於求成，一味強調佛學院法師們自己的著書立說，首先應該宣導甘於在經典中的沉浸並不斷加深自身涵養的氛圍。叢書中對於大德先賢著述的整理，值得贊許。不過，決不能僅僅止步於此，我們殷切期待法師們能夠從前輩經典的沉浸中儘快超越，在新的

學術環境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叢書中關於這一目標的設想，也盼望衆位法師念念不忘。

《普陀山佛學叢書》的出版，是個良好的開端。普陀山佛教文化事業的發展，卻是長期的歷程。它對於社會的積極促進，則是不斷的跋涉。

是爲序。

忻海平\*

二〇一三年四月七日

---

\* 忻海平，中共舟山市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市委統戰戰部部長。



《遺教三經箋註》(外二種) 《高王觀世音經箋註》《孟蘭盆經箋註》

整理弁言

鍾錦

民國七年，丁福保開始箋註佛經。他在《箋經雜記》裏說：「初看佛經者，宜從小部看起，取其易畢業也。讀《高僧傳》曰：『經卷雖小，佛口所說。』余考經卷之最小者，莫如《八大人覺經》，故余先爲箋註之。」至於丁福保以什麼標準判定經卷之大小，不是這裏所關心的，他箋註的第一部經確是《八大人覺經》。從此，短短兩年之中，他完成了十四部佛經的箋註。根據他《箋經雜記》所標的序號，這十四部箋註的次序爲：一《八大人覺經箋註》、二《心經箋註》、三《四十二章經箋註》、四《佛遺教經箋註》、五《觀世音經箋註》、六《高王觀世音經箋註》、七《金剛經箋註》、八《佛經精華錄箋註》、九《阿彌陀經箋註》、十《孟蘭盆經箋註》、十一《無量壽經箋註》、十二《觀普賢菩薩行法經箋註》、十三《觀無量壽佛經箋註》、十四《六祖壇經箋註》。之後分別於民國九年、十一年，又作《心經詳註》《心經精義》。民國十三年，完成《無量壽經箋註》。但這後面三部都沒有作《箋經雜記》，也就沒有計入上述的次序。

這些箋註都收入丁福保創辦的醫學書局所出之《佛學叢書》，民國間鉛字排印。這次中國

佛學院普陀山學院將這十七種箋註重新施予規範標點，希望給予讀者一個便於閱讀的整理本。由於《八大人覺經箋註》《四十二章經箋註》《佛遺教經箋註》《高王觀世音經箋註》《孟蘭盆經箋註》這五種經卷太小，於是合爲一冊出版，由善悟法師點校。

《八大人覺經箋註》《四十二章經箋註》《佛遺教經箋註》三種，常被合稱爲「遺教三經」，原有一定的次序，而《四十二章經》更是傳入中國最早的佛經。但是，本書裏收的五個單種都是丁福保的箋註本，故此三經均按丁氏《箋經雜記》原來所標的序號排列，也就不再遵循原來的次序了。

丁福保原本還留有校勘的餘地，但是限於能力和體例，這次整理出版未作校勘，還是有些遺憾的。比如，《孟蘭盆經》的原文：「初受食時，先安在佛前，塔寺中佛前，衆僧呪願竟，便自受食。」丁氏照此文箋註，讀來費解，但是確有版本依據。《大正藏》校勘作「初受盆時，先安在佛塔前，衆僧呪願竟，便自受食。」也有版本依據，而且通順。這裏只好遵從丁氏原書不改。又如，《四十二章經箋註》之《箋經雜記》云：「凡人修行粗爲，極云可以達惡善報，漸階聖跡。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太差，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這段文字引自《魏書·釋老志》，但卻讀不大通。覆檢中華書局本《魏書》，點爲：「凡人修行粗爲極。云可以達惡善報。」校勘記說：「按語不可解，疑有訛脫，今於「極」字句斷。」這裏按照點校者的理解斷句，也仍然不甚

可解。而「其根業太差」一句，中華書局本已據《廣弘明集》校作「其根業各差」，甚爲合理。但出於謹慎，也遵從丁氏原書未改。類似的情況很多，對於閱讀實在仍有些微不便，但也只好向讀者表示歉意了。

# 目錄

|              |     |
|--------------|-----|
| 遺教三經箋註       | 一   |
| 八大人覺經箋註      | 三   |
| 八大人覺經箋註序     | 五   |
| 箋經雜記一        | 六   |
| 佛說八大人覺經箋註    | 一三  |
| 四十二章經箋註      | 三一  |
| 四十二章經箋註序     | 三三  |
| 箋經雜記三        | 三五  |
| 佛說四十二章經箋註    | 四二  |
| 佛遺教經箋註       | 一〇三 |
| 佛遺教經序        | 一〇五 |
| 唐太宗《佛遺教經》施行敕 | 一〇七 |
| 箋經雜記四        | 一四  |
| 佛遺教經箋註       | 一六  |

高王觀世音經箋註

.....

一七一

箋經雜記六

.....

一七三

佛說高王觀世音經箋註

.....

一七七

孟蘭盆經箋註

.....

二〇一

佛說孟蘭盆經箋註序

.....

二〇三

箋經雜記十

.....

二〇五

佛說孟蘭盆經箋註

.....

二〇七